



丹青世家章民生

香港 60年届 阮衍章 (上)



章民生近照



章民生代表作之一

我小时候喜欢画画，（小人书）看多了手痒痒，跃跃欲试，于是关起门来，搜出母亲的搽脸粉饼，掰成碎块当粉笔，在桌上涂鸦。后来在新华中小学校参加出黑板报的工作，偶尔还绘上几笔，但苦于没有画家指路、培训基本功，顶多向同窗学友偷师，所以并无什么长进。

章民生是我偷师学画的对象之一。少时我爱看《世界儿童》、《中学生》杂志其中不乏有填色、教画和登载少年绘画作品，我常依葫芦画瓢，而那时章民生已是绘画园地的“小画家”，登有“飞鹰”、“皱鸡”、“奔马”等习作。后来才知道，原来他出身于画师之家。父亲章白华早年开广告公司，

转绘电影海报，与当年名噪一时的李曼峰及温悲、杨权昌先生世交，常来常往，民生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，耳濡目染，本来就有画画天份的他，经画师的指点、训练，很快就上手。他回忆小时候偷偷地在他父亲的电影海报上画上几笔，被发现了，非但没被责骂，反而鼓励他画画。

李曼峰先生来做客，章父叫民生把练习的画作拿出来向李叔叔讨教，民生还记得李叔叔说的一句话：“睁眼看细部，眯眼看整体。”在学校他又受教于美术老师李秋霜、丁竞修老师。可以说在他启蒙阶段，已如幼苗得到园艺师的倍加浇灌、施肥而冒尖发芽，茁壮成长。我则似荒地一株草，没有甘露滋

润，终而一事无成。我真认识章民生倒是考进巴中读高中的时候，我们虽不同班，却是同届同在下午班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正巧又在一起办黑板报。每每出报，我缮写，他插画。不知我在新华当缮写员的一段故事如何外泄的，一进巴中便被吸纳为黑板报的成员。民生自不用说，早在初中，他这“画家”的名衔已路人皆知，无人不晓。在黑板报上画画，自然驾轻就熟。记得那时，我们几个人七手八脚拭抹上期黑板报的内容，拉线划版位、分栏地地势，多半见不到民生的身影，待写得差不多了，他才姗姗来迟，慢条斯理地抽几根彩色粉笔，在水泥地磨平个斜面，削尖了笔头，只见他用粉

笔斜面着色，以鼻尖勾勒细部，左一笔，右一铲，只消一会儿，就把他打好的腹稿搬上黑板预先留给他报头的；文字篇幅的题目框区，画店小饰物作题图，篇末开窗口位或补个小朵花点缀，或画个花边加以分割、美化。末了，他退后几步，拉开距离那么一站，眯着眼一瞄，眼看新一期黑板报问世了，便觉大功告成，拍拍手上的粉屑，捡起书包就走了。清场、收尾工作向来没他的份儿，全由我们经手。

有的人学画、练琴是被家长“望子成龙”或留多一样“一技之长”的思想逼的。民生画画却是发自内心的兴趣、爱好，手一不动动笔则觉奇痒难耐，画瘾一上，就是在上课时，他也会开小差，堂上“写生”，时而绘画老师台上板书或将可用手比划的姿势；张口入神听课的神态，再不然，弄个恶作剧，把式的特徵夸大而勾勒出漫画丑图，送个译名“一撮毛”；给善跑名将的女生画个“猪蹄儿”，戏虐为“诸脚”，不料此雅好流传至今还没被人淡忘。

当年略微注意美术界带动台的，想必对李曼峰先生的大名并不陌生，他是印华美术界的多产画家，

素描、油画，甚至国画样样都画得，尤以写实而著称。记得1957年在南洋大旅馆迎宾馆举办中国旅行写生画展，展出不少中国观光作品，再现祖国名胜古迹，反映工矿劳动生活的场写真，好评如潮，连苏加诺总统也选购他的一幅展品。

民生得到李曼峰先生指导颇多，受其影响也很大。尚在念小学的时候就参加印尼华侨组织的椰城青年美术研究会，与一群爱好者进行户外景物速写，室内模特儿写生，后来更加入了由李曼峰先生为主席的印华美术协会，那时候已有习作参加展出。例如《风景》、《小贩》、《钓鱼》等，用色明朗、奔放，人物明快、动人。

在那个年代，一位印花社会画匠，光靠画广告、海报，收入还不够一家大小七口人糊口，后来章父不得不放弃丹青生涯而改行几个女婴铁床、门簾生意。因此，民生常听父亲教诲：要学李叔叔那样（李曼峰先生留学荷兰，专修绘画艺术）有朝一日越洋深造，学得一套本事……少年民生早已树立了献身艺术、服务社会的远大志向。

1960年的回国浪潮中，民生和一批雅华回国同学会会友早我



丹青世家章民生

香港 60年屆 阮衍章 (中)

两个月赴北京，順利考上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国画专业，主修人物画。上苍不负有心人，修业三年，他以优异的成绩领得毕业证书而留在母校执教鞭。

在动荡岁月里，不少同学学非所用，学成而不务正业者，比比皆是。民生有幸还能如己所愿，一路摇着画笔杆子，不下乡下厂，专门绘编漫画大批判，连环画，其后，曾应《侨务报》之约，刊出一组连环画集《华侨在祖国土地上》。

他始终不离本行，学以致用，令他的专业知识、技能得到持续巩固和发展。1964年他调中央美

术学院附中任教，1974年到中央美术学院(大专)国画系授课，次年荣升高级讲师。

首都大画家云集，方便民生向各路名师讨教，他先是拜葉浅予、蒋兆和为师，后又常找李可染、向雪石等前辈登门求教，一起观画、论艺。1979年更随陆鸿年和研究生一道到敦煌临摹壁画，为中国画的古为今用和创新奠定了基础。

名师出高徒，章民生既有师承，又有创新。他牢牢铭记齐白石的名：“学我者生，似我者死。”事件中既学进去，又能跳出来，创造自己的风格，独树一帜。

民生擅長畫人

物、山水、走獸，以寫意為最，題材廣泛，尤其突出的是在人物畫的造詣。比如《睡吧，寶貝！》、《踏花歸來》等，普羅大眾生活氣息濃烈，幾乎無處不留椰林蕉雨風情的痕跡，顯然是他在第二故鄉生活的烙印，取材於自己曾長期相處又息息相關的朋友鄉里，技法又流露少年素描寫生打下的基礎，我們看了特別感到親切，大有似曾相識之感。

另类人物画则是古裝造型，以官民、神仙为多，其中大腹便便、眉开眼笑的弥勒佛和红袍黑帽、大眼倒须的钟馗造像，前者以《長乐图》为代表，劝人解愁开怀；后者以《五福归堂》为代表助人驱鬼引福，很受欢迎，知己朋友中不乏收到民生馈赠画多属此类，特别是逢年过节，便如获至宝，皆大欢喜，只因悬挂之可以祈盼来年福星高照，财运亨通。这类画配以题词如“笑口常开福就来”“不如意事常八九”，唯有笑佛解千愁“阿弥陀佛”，最合张挂在居舍厅堂之作。这种诗配画还常见于他借古讽今、痛砭时弊的杂文式画作里，佳作有《妙在不言中》，讽刺受贿贪官；《米颠拜石成痴，而今世人拜金成狂》挖苦财迷；《拍马勿近》，警告擦鞋小人小心



世华书画艺术大展证书

挨马后蹄踢爆。画中人物造形不易，比画物写景难度大得多，而民生画人娴熟到能形似而传神，他特别注意神态的表现，他的学生十分佩服他的神手妙笔，每当画得不成样时，经他画笔一点一挥，便如有起死回生之妙。若非功力深厚到家，绝做不到此功夫。

他画的飞禽走兽，虽有丹頂鶴、鸞、鸞、弥猴、耕牛，但最多当是画马。他师承徐悲鸿，除水墨之外还擅用水粉。单骑、双驹、八骏乃至最近准备参加印尼画展的《百骏图》达十一章纸幅长卷，连贯而又可各自独立，点画流畅，百多骑马形态各异，有情趣，有韵律美。更难能可贵者，形神兼备，形而传神，他的马奔放、豪迈、无拘无束，寄寓作者的理想。不管天马行空，还是凌波踏浪，均气势磅礴，

别具一格。你看那《凌波八骏图》匹匹马跃然纸上由远处直冲向眼前扑面而来，羊蹄疾奔，好一派万马奔腾、排山倒海之势。令人看了为之一震，精神抖擞。

常言道：成功要诀“三分天才，七分勤奋。”章民生虽出身丹青之家，但他在自己丹青生涯中，向来努力苦练、付出不少心血和汗水，才有今天。可他谦虚地说在外靠朋友，多亏巴中同学从物质到精神上的鼎力支持，这倒也道出了他“广交朋友多知心”的一面。

有时我们真不能不信“缘份”。章民生这位画家子弟，千里迢迢、翻山越洋去升学就业，学的是画，教的是画，找爱人也离不开画，他认准了艺术研究所的绘画教授左辉(原名杨凝)和女名画家姜燕的闺女杨南基结合组成新的画家之家。一个



章民生与佳作



丹青世家章民生

香港 60年届 阮衍章 (下)

擅长人物、山水、走兽，一个专攻工笔花鸟，业务上的合作更能相得益彰。以这样的家庭办起一所绘画学校，师资实力是相当雄厚的。

他们果真如此做了。1981年底，一家三口來港定居，民生一边任职于香港万里出版社，分管封面设计和文稿插图；一边业余教授绘画，培养学生。副业还曾在《快报》副刊上辟漫画专栏《遊俠八胡叔》。

他來港次年就被吸纳为香港美术研究会会员。他曾以《小红红的奇遇》荣获香

港市政局举办的儿童读物创作奖。跟着几乎年年参加各种形式的画展，乃至远涉第二故乡开美展，也参加过南韩举办的亚细亚艺术展览。去年在香港举行的章民生杨南基师生画展中阵容相当可观，他的学生年长者有几近与他同龄的成人，年少者仅14岁的中学生，职业上有经商的商贾，有大专院校的讲师。他们学成后，有担任美术老师，有任职大会堂的美术顾问、某广告公司美术设计员，也有远涉美加开广告公司的，真可谓桃李满天

下。

可喜的是，他们的儿子海恩，也是画家的好苗子，他的画作初露锋芒，笔下可见其父之风范，承其母的细腻。单身材，已超越双亲猛抽拔高，这是否预示着他在画技上也具潜在因素？我们且拭目以待。

1994年底，章民生一家有幸以艺术家的资格申请专业移民美国获批，举家移民凤凰城，自置家园。跟着，他们兩口的五幅画入选参加今年春在台北举行的弼富邑春季拍卖会，随同张大



章民生得奖证书

千、刘海粟、林风眠等顶级大师的画作一道展出、拍卖，未达一定水准是绝不会作此安排。

最后，愿章民生同学移居美国后，他的丹青生涯开创新的里程，艺术创作成就更上一层楼。